

楓軒稿

173
23
6

三



抄冬過紅葉縣呈郡宰小官山君



賢令久居紅葉村經過正識化民敦耕夫讓畔非常
 世啄難迎車在此門已感風林溫酒事應懷雪夜脫
 衣恩清時不問麕鹿跡偏話古今英士氣

本邦野史有平語紅葉者記

安元帝事余好謳此後聯及茲

湖山立綱杜少拜

與古梁和尚書

水戶小宮山昌秀北向再拜致書於仙臺古梁和尚
座下僕幼習糟粕至老無成名係士籍射既不能棄
札筆則纔記姓名況如西方教未嘗有學焉然世所
謂因緣者耳熟聞焉蓋常與二州境土相接彼我往
來如此隣固知和尚道德最高聲名籍甚冀得有因
緣接芝眉而躬既羈絆無境外之交徒心馳仙臺之
下夢寐金嶺山上之雪耳嘗抵江戶院古董舖雜陳
書畫就中得和尚戲墨山水一紙題曰蘆花明月扁
舟夜誤落人間作畫圖急遽收之祿背展玩座臥必

觀焉如神接規交者豈非有因緣者耶爾後友人同
野子言生而有書畫之癖聞和尚之名唐突折簡犯
座下而和尚不敢拒焉揮毫達原二字應其需僕亦
得寓目筆勢通動龍蛇飛動神彩秀逸溢紙表僕益
健羨之欲賴子言通鄙名於座下而子言忽修文之
召焉泉下人僕惜惋人之既而僕幸得間職以文墨
消日於是意亦動矣偶聞檀越老禪與和尚有舊也
請其紹介欲通素志老禪即裁書附僕以容歲夏
秋之間浴溫泉使道有遊貴地之心而有事故亦不
果焉豈終無有因緣者耶今敝邑二三少年有貴地

之行代僕致老禪之書吾聞和尚功德無量乃至法
界平等利益羣引見少年輩則猶吾謁座下也一少
年有好畫者試命寫一紙教其不及則言甚僕姓源
其先同居地稱小宮山名昌秀字子實別號楓軒自
是而後雁魚往來禪餘示教則何喜加之一山寧禪
師手迹墨刻一紙教致左右此留維祈和尚近日著
作益或富矣以草率一二紙示之為妙書不能悉意
萬亮察焉不備

不果贈

菊月十三夜無月此夜諸子集楓軒先生宅村田
兄賦古風二十韻飯村詞宗廢其韻兩篇連璧累
々如貫珠矣好正以在其末塵不能詞也遂步其
礎以呈微聲之伎倆

天河水漲風濤高浪花如霧潮聲急雲梯蹤暗周生
憂金鏡暈生嫦娥泣人間今夜賞佳辰詩酒盛宴龍
鳳集高堂燭影代月光琉璃玉杯盛米汁乘醉諷吟
興轉雄藻思如涌各捷給懽樂不覺刻漏移欄外翠
簾雨露濕此夕自忘風塵煩悠然似脫世羈縻楓軒
夫子德容寬博愛假人惠如拾青樽傾來較過量清

致殆從醉鄉入功名富貴如浮雲奔走何為日汲、
人身奇禍無利如睥睨此物堪長揖德性明時有道
心豁然通處無險澀來會諸君何斐然狂簡直欲學
尼伋唯愧吾生才識疎少壯從學志未立又知朽質
無能為千百記一不記十世紛執掌易蹉跎往事万
悔駟不及勸君唯盡盤上杯一任星月不燭、泰否
窮通與晴陰一明一晦何足悵君不見人生古來期
百年箇裏哀樂一呼吸又不見愚人得石燕山中草
匱丁寧重中襲

友部好正稿

水戶故侍醫南陽先生原君墓碑銘并序

君諱昌克字子柔稱玄與南陽其別號也其先甲斐
勇將加賀守昌俊之後也考諱昌術以醫仕水戶事
見于其碑妣戶崎氏君生而穎悟能學為箕裘既長
西遊京師從山脇大鑄賀川子玄研究其技業成而
歸四方請治者絡繹相踵其門如市君勵精應求雖
貧氓賤戶躬親至其家診視竭力起死回生屢有奇
効於是其聲隆、乎起弟子不遠千里來受業者三
百人君最受知文武兩公其有疾則必召君療之
前後賞賜不貲加祿至三百石君為侍醫三十二年

優命致仕使男昌綏襲其祿初君以名將之後取食
技請使長子昌文列士籍不幸早死故使昌綏繼其
志至是君能事畢矣勤履自適往江戸僑居東叡山
下都下病者聞之請救奔走如狂而癰暴發終不起
以文政三年八月五沒享年六十有八歸葬于水戶
城東坂戸原先塋之側君娶河方氏先歿妾林氏生
三男三女男即昌文昌綏女嫁門奈直誠及兩宮廣
德餘皆大君所著書十七種既授梓行于世者五部
其餘藏于家塾矣方今昇平二百年文武皆世官世
祿雖有異能之士出其間者不得其位則不能施其

用也其論治談兵亦皆空文花法徒銜其名耳唯醫
則不然手把刀圭沒生死於方寸之中況若弟子三
百左右臂使攻邪逐毒持危救難未聞有遺策也是
謂太平之一將亦可也君而食技何必耻焉君嘗與
立原翠軒先生交善及其大故家人皆託其墓記先
生許之時先生患目疾久廢筆研大祥已逼家人憂
其不及時先生不得已命秀代撰拙工代作不知君
意如何而謹不得辭聊此撰次係之以銘曰
考室底法厥子肯堂苦學而通世業而良飲上池水
見垣一方

文政五年壬午秋八月

小宮山昌秀撰文

立原萬家額

立原任書

書西遊曆後

宋趙季仁有言曰平生有三願願讀盡世間好書願
識盡世間好人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予常喜其語而
誦之二本松大夫成田伯溫與予同好屢通書信而
今伯溫致仕身已脫羈絆遽然命駕遠來叩予廬得
始接芝眉對之間緒論則知其溫厚長者又出示其
所著西遊曆讀之則好書在手好山水在目季仁所
謂三願皆集于此嗚呼此一版奇快難以語人也伯
溫請題其後即喜而書

文政五年春三月

成田伯溫來訪送其歸

舊知今日即新知探勝錦囊得幾詩聞說奧區風土
異歸來却及賞花時

伯溫曰卷二本松時花未開至水既滿感致云

水戶彰考館編修總裁致仕翠軒先生立原君

墓誌銘

先生諱萬字伯時稱甚五郎父祖以來仕水戶考諱
豐稱甚處有學行先生其長子也少聰敏能文以選
補彰考館編修分屬佛事志先生嘗慨史無成發憤
勵精編摩成稿文公知其能終擢總裁館事於是
起衰文尋墜緒以復古自任一時學徒靡然從之
公以為得其人加祿進階以崇其望在職十有八年
以享和三年致仕先生所居在竹隈其堂曰此君故
又自號翠軒公授月餼養其老使男任承家襲祿

武公特命侍左右。舉家移江戸小石川邸。文政六年
癸未三月十四日。先生以壽終。自生延享元年甲子
六月八日。至是八十歲。葬于駒籠海藏寺中。先生娶

鈕子言。簡シテ情實ハラス。銘辭
子遠稱其太郎次弘字子
維儀先歿。先生博學多通。
素未セリ。二ア。傍テ。痛
紙。一。在。似。外。未。能。窺。之。
幸。出。一。通。語。ノ。以。爲。信。

任之誘人能竭其材。與進不與退。故人愛敬之。其病
也。虔誠禱瘳者數十人。其終也。追慕會葬者百餘人。
多知名之士云。時秀在水戶。不能執紼。從靈輜閣。計

號慟耳。既而子遠馳驛。令秀爲之志。即輟哭。把筆事
不得詳焉。僅記其一二。追納諸墓。秀久蒙教育。今而
永訣。音容不能忘於夢寐。嗚呼痛哉。銘曰。

名以實顯。遠以德尊。文既不朽。道詎不存。有官守
則竭其力。有言責則盡其言。凜然志操。可以勵人。
爰述往軌。哀不能文。繫千載後。無傷斯墳。

辱知弟子小宮山昌秀誌

武公特命侍左右。學家移江戸小石川邸。文政六年
癸未三月十四日。先生以壽終。自生延享元年甲子
六月八日至是八十歲。葬于駒籠海藏寺中。先生娶
鶴見氏生二子。長即任字子遠。稱甚太郎。次弘字子
弘。稱甚之助。出嗣舅鶴見維儀。先歿。先生博學多通。
書法極妙。而其學之所蘊。實在伋牆之外。未能窺之。
祇見其推誠接物。仕君能致其身。有犯無隱。故君信
任之。誘人能竭其材。與進不與退。故人愛敬之。具病
也。虔誠禱瘳者數十人。其終也。追慕會葬者百餘人。
多知名之士。云時秀在水戶。不能執紼。從靈輜閣訃。

號慟耳。既而子遠馳驛。令秀為之志。即輟哭。把筆事
不得詳焉。僅記其一二。追納諸墓。秀久蒙教育。今而
永訣。音容不能忘於夢寐。嗚呼痛哉。銘曰。

名以實顯。達以德尊。文既不朽。道詎不存。有官守
則竭其力。有言責則盡其言。凜然志操。可以勵人。
爰述往軌。哀不能文。繫千載後。無傷斯墳。

辱知弟子小宮山昌秀誌

書臨池談後

翠軒先生為人多能而書法最妙世無其比然秀等
惡札拙書未得與聞其緒論也北郭大夫藤田君獨
悉之矣嘗聞先生有臨池談今就子遠借之其書卷
端無有題名初記臨池學書故事次之以書話數項
其後隨筆漫錄亦往々難出書說顧先生少年時適
意所筆記非敢成書者也大夫篤信先生即檢出前
後係書話者謄寫為冊令秀校之蓋先生書學極精
源窮流務歸於正其所見何止于此然壁之琨山
片玉滄海遺珠亦可以珍重也校讎一過當有所偶

聞者廼註于上方以還之大夫復以其所得而補之
則庶幾不失先生之意云尔

孫三郎家

孫三郎加藤君母健墓碣銘并序

吾友子健其之沒也二兒尚幼其父久軒君健撫其

養其有年于此兒既長久軒君告老致仕傳家其長

孫泰健公命襲祿任職見為進物番頭來曰先人

墳上之碑翠軒立原先生題數字而碑陰之記未果

先生歿願煩子筆余於子健與學同職又友其心雖

不文烏能辭焉乃勤其梗概曰君諱泰來字子健稱

孫三郎水戶世臣也父久軒君初稱善衛門泰之娶

師岡氏生二男一女君其長子也君為人襟懷其廓

無有蒂芥而謹厚愛人虛已納善其好學不喜詞章常

好讀貝原損軒慎思錄蓋其實行履踐有得于此云其
於其武藝擊劍弄鎗皆窮妙從受鎗法者頗多矣曩
者文公勵精為治無民艱其人調君試郡奉行尋
即真管石神時久軒君為勘定奉行父子並居要職
前無其比世稱其盛而文公即世武公代立載
德不衰首召君問民瘼應對稱旨石神所管八十有
五村其俗健訟難治而君抵郡聽訟決獄盡其心遂
至寡訟公賜白金賞之而君抱羸疾勉強治職疾
日加篤君不得已請免公命為中寄合猶賜其秩
養病而終不廢以文化十年癸酉七月十五日沒享

年四十有二嗚呼惜哉天何奪之速君少予八歲
予以兄嘗約過規誨君雖終其言猶在耳至今不能
忘懷臨文不覺淚下也坂戶之原所藏其形一片之
石所表其墳也泰健龍種孫三郎次子福松未冠並
正室森本氏所生也銘曰

稟命不融功業詎期繁華將茂秋霜悴之生必有
死已矣莫悲懣焉其壠維君所止父葬子祀君其
安此

文政六年癸未冬十月

友人小宮山昌秀撰文

立原任書

貫針錄首

秀少年時不自量欲倣古潛確類書作一書也上仿于

日本紀下至當今諸書抽繹鈔纂其稿既盈篋古人

有言仰貫針者不觀天自謂有似焉即名曰貫針錄

而丁卯之歲皆為祖龍氏所奪云焉事多係于漢策後至今十有

八年所筆錄亦得十有八冊七雖異于前日之選亦足

以自喜備忘也乃區分類聚編而次之終龍舊名嘻

予嗜痴之癖恐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後人或以覆瓿

說亦可也文政甲申春三月

鴻巢鷲峰老師有詩名予未知其人偶拜稱荷

祠終叩其廬時師遊筑坡不在懷然而歸後數日師來見訪且請具七十壽詞即賦

一叢花竹掩門幽杖錫東西去不留忽見師披藜藿入從來從是約千秋

追遠四考後

翠軒先生筆記中有喪服書丹墓制碑面考今併錄之曰追遠四考嗚呼季世薄俗信淫浮屠華祭一遵其法故服有名無實書丹無知其義者墓地狹隘或為後葬所浸蝕碑面唯錄法號戒名不知為何人也豈不悲哉後之君子慎終追遠者必於茲有徵

操觚餘言後

翠軒先生惡世之著書釣名者故其所記一時隨筆備忘而已其少時所錄有操觚餘言今併取散見于曆中者繕寫得二冊是特先生之緒餘焉耳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何在于此哉

小倉色紙帖後

代人

小倉山莊色紙無幾之後零落過半今所存三十二紙皆散入名公詎家遂使世人不得復見其心畫也幸有富田行連所刻者其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亦足以清玩余因重摸上石與同好共之

維揚抄本弇州詠物詩後

文政甲申之夏書賈携數本來中得此書卷末朱書
櫻井通卿所記也維揚先生當時鴻儒予備及接其
芝宇通卿與予最親善而前後就木其骨已朽而其
書僅存不識通卿沒後家人鬻之何人乎流轉終歸
予家也今得此書喜之所以悲之也

大僧都法印圓海塔記

法印圓海俗姓廣木氏父曰莊重水戶見川村人也
法印幼歸佛乘投見川多寶院披剃為僧及長西登
天台苦學有年終住橫川定光院拜大僧都法印文
政五年正月隨例代一山衆僧東抵江戶賀歲有謁
大將軍賜時服明年七月四日罹病示寂年
歲即葬橫川橫川距水戶殆千里山川隔絕道路遼
遠俗茅善處身在羈絆不得拜其墳園極之念不能
已建石塔見川妙運寺拈香供花盡其心嗚呼法印
既往生極樂驅化蟬蛻何必於其所在哉

文政七年甲申秋八月

鴻巢鷲峰老師有詩名予未知其人偶拜稻荷
祠終叩其廬時師遊筑波不在悵然而歸後數
日師來見訪且請具七十壽詞即賦
一叢花竹掩門幽杖錫東西去不留思見師披藜藿
入徑來從是約千秋

鴻巢鷲峰老師有詩名予未知其人偶拜稻荷
祠終叩其廬時師遊筑波不在悵然而歸後數

日師來見訪且請具七十壽詞即賦

一叢花竹掩門幽杖錫東西去不留思見師披藜藿
入徑來從是約千秋

仲秋從楓軒先生采菊於北郊而不得遂過後
臺清苔家觀庭園具結攝世之所知亦足以償

跋涉之勞

飯村湜

清家木石假稱真古色蒼然滿眼新識得主翁老愈
健庭中百畝更無塵

觀後臺清吉家園歸後飯村子有詩戲次其韻
木石假山處真構思百出皆清新萬家統與人間
異只有一身混世塵

宿平磯三首

千里滄溟秋色清
街盃一醉睡初成
潮音驚覺中宵夢
忽作耳邊風雨聲
田中閏八月十六日

醉臥曉猶在夢鄉
覺來海上既光光
東西千里望無極
無數漁艇前後行

日暮倚欄風不寒
三杯更覺意思寬
東洋萬里望中盡
湧出波間赤玉盤
閏月十七日

護摩壇石 在平磯

天生品物形區別
造化鬼工何甚難
佛說荒唐真可笑
怪巖強曰護摩壇

蝦蟆石 同上

自古賢愚死即休長生不老又何求千年無改蝦蟆石當^日今在^仙不

夜雨二首

燈光明滅暗牀前前日雨兼今日連簷滴有聲打蕉葉蕭蕭一夜伴閒眠 閏月念八夜

連宵未霽雨霑燈影夢殘夜更深蕉葉無聲眠始覺聞流^微訛作海潮音 念九夜

釋迦堂幻如照禪塔記

釋迦堂在陸奧盤前郡湯本邑常罹災而荒廢也久矣僧幻如字照禪肥前大村人俗姓安部氏稱市兵衛自少好俳諧自號永志出鄉巡禮名利到陸奧鹽竈邂逅逢月遲月素善俳諧乃教導之且語曰事佛功德莫如興廢寺其勝於巡禮也遠矣永志感悟披剃為僧師事遲月遲月為製名字更號瑩心遂從師屢往來水戶平瀉等寬政十年結庵湯本邑居焉發願再造釋迦堂而無檀越助成者幻如日出人家托鉢乞米錢者十有九年未嘗避雨雪又未嘗費鉛銖

積累至數十萬錢於是卜地再造其堂衆生感喜各
棄捨米穀助之堂既成幻如又以念誦之暇擇地下
杉種苗從息焉乃分數千株樹之堂側至今繁茂成
林其他旁近間地悉皆樹之以利民有人請其苗者
不敢少吝必往其地樹植授其方往返雖涉遠不敢
辭其勞是以前後樹植者至八萬餘株既而遲月寒
親負其遺骨藏之高野山幻如常多貯名家詞章至
此便道詣太宰府納之天滿宮是其宿志也遂出大
村時鄉親皆沒唯有一孫耳大村侯欽其道德欲留
之幻如潛去還湯本邑自執耒耜辟廢地得水田若

千頃每年所獲粟七斛餘永入釋迦堂自幻如入佛
門持律堅固不毫犯其戒終身托鉢頭陀不過水菽
入口而飢者食之寒者衣之甚為衆所崇敬以文化
十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無病示寂享年六十有
三歲其勤行過人而功德無量如其再造廢堂教樹
藝於民取其大者也云攬齋寺西君嘉之親狀其行
事今秀記其塔如此君在陸奧代官為政三十餘年
其意以慈惠為本人苟有善行雖微事必錄焉秀雖
未知幻如為人久辱君之交誼則其命不得辭也嗚
呼君目幻如為功德無量安知不出於君之功德無

量中或幻如臨終有俳句亦不可以不傳乃系以其
辭之曰

奴岐須底底枳弥與之悠基廼不留和羅餌

文政七年甲申秋閏八月廿五日

水戶 小宮山昌秀撰文

石川清秋書丹

書舊得聞後

余年甫弱冠以蔭充彰考館員時長洲白泉諸先生
年皆古稀鬚眉皓白狀貌甚偉日在館議史論文余
侍座隅得與聞其緒餘也而有言及先賢事實者則
書諸紳以備忘終得一小冊竊題曰舊得聞屈指
四十年於今諸老先生皆鄉彫落就木而余髮亦種
矣雖欲復見其人而聞遺事得哉尔來每讀書有
事涉本館儒先者則隨得抄錄以附其後故前後混
淆搜索尤難余嘗欲抽繹類聚以便覽而尤懶日加
未能果焉抵長嘆而已小田野子行妙齡好學代余

就業不日，功業未示，余勝於余所欲為者遠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行之謂也。嗚呼！人不我遐棄，我亦多幸哉。

文政七年甲申秋九月廿一日，楓軒小宮山昌秀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余, 予, 忖, 度, 之, 子, 行, 之, 謂, 也, 嗚, 呼, 人, 不, 我, 遐, 棄, 我, 亦, 多, 幸, 哉, 文, 政, 七, 年, 甲, 申, 秋, 九, 月, 廿, 一, 日, 楓, 軒, 小, 宮, 山, 昌, 秀, 識,).

本法寺櫻井通卿墓

祇樹秋深古梵林，孤_節十里獨幽尋。
入山落葉飄無限，風物無心感有心。

歸路過湖上

松間帆影夕陽殘，蘆岸鳥聲秋水寒。
三十年前遊憩處，風光猶似舊時看。

玄賞齋

紅暉落日山，晚霜葉輕風樹。
秋至是功成名遂，老幽栖獨自伴閒鷗。
右三首甲申九月十八日

初冬宴朝倉老人歸路來醉遊神崎

藜杖尋楓入翠微
滿林霜葉靄餘暉
淡雲帶雨冬猶
暖無限紅花撲面飛
十月十日

書長崎圖後

長崎島在肥前海船互市所也
在昔海商往來貿易者
不過唐韓諸國耳
自後西南夷蠻漸習操舟重譯
來貢請互市者二十餘國

東照神君遠慮其奸闌生害
慶長十六年下令禁外
船隨便依泊
置權務於長崎設鎮臺鈐轄之
於是萬貨輻湊大阜民財
既而知有挾邪教者為之厲禁
停其互市
唯明清和蘭不在此限
以至今日而外夷聞我富饒
有時來請貿易者其貪利固不測則
國家不能無戒心
而長崎為最急其地距水戶三千餘里

我輩既委質事君不能一觀其地今幸有瀧田山入
所藏善圖安靜荻君觀而喜之欲手寫一通會有夷
舶窺近海荻君職為先鋒隊長不能無警備故未得
餘間於是吉村南桂圖之內藤桂齋繪之以贈荻君
荻君喜二子不厭勞助成其志令予錄其故予未果
先是予會同好諸子講小學論語荻君父子來會無
有虛日也既三年是月十有九日亦在會期而
武公忌辰也安靜戴星而出上瑞龍山拜其兆域午
時歸會講筵時來集者未過一二人瑞龍往還百四
十里至予家亦數里況雨後泥濘不能騎徒步跋涉

不出半日而還嗚呼壯哉荻君何其求道之勇也哉
予雖懶惰不能無感焉乃勉強援筆併記其事云
文政七年甲申秋閏八月楓軒小宮山昌步識

壽研銘并序

今茲甲申我大夫白井君年既八十有一歲十一月
十三日為其誕辰令嗣請為孺令孫書一壽字以福
之大夫領焉客歲令嗣欲祝八十之初度大夫謙抑
不許令嗣不敢違之而未憚意故有是舉於是內外
親戚及義故門生聞之者相踵而集載核維旅酒既
和旨餽饋廢品不知其幾許中有贈石研一枚者陸
奧箭桿所產其質負潤堅緻有池可以蓄墨線可以
還筆大夫特喜之愛玩不措使旁記其由以傳後鳴
呼文房四賢出處相近任用相同而毛穎陳玄不能

得壽椿先生亦不免水火獨陶泓壽而全陶泓猶然
况石氏可以傳無疆有意哉贈乎令嗣令孫親戚義
故誰不欲大夫之遊齡與此研久遠乎予雖不陪其
筵因辱大夫之知誼不得辭乃銘曰
我有嘉客亦不夷擇其贈維何如錫如璧不害不
崩時萬時億使君壽考永飽乃德
文政七年冬十一月廿五日 水戶小宮山昌秀撰

葛園栗田士載墓表

栗田維良字士載本姓林氏父名之茂母高野氏士
載為栗田定昌所養以其女為妻故號栗蔭又以具
後園有葛或號葛園家世服賈居水戶城外第_東六
街_{有稱}甘_呼做升屋平兵衛士載少慧悟能事父母家屢
罹災節儉治產遂不殞其業性好讀書日夜手不釋
卷徧涉雜家小說抄纂彙錄無有虛刻嘗輯父兄遺_稿
父曰五回集兄曰十江遺文又有十江印譜十江名
長羽_{先茂}翠軒立原先生既訖其墓士載所親詠歌曰獨
嘯集回懷情百首其他所著有栗蔭漫錄事蹟雜纂

搜奇圖編緣語小序袈裟全傳慰州溫泉翼考舊事
紀說辯狩野系圖邊月小傳天命論幽冥說朝鮮來
聘記清船漂着記海防異聞蝦夷談本能寺合戰吳
間觀無常集語市間俗聞谷事街談書林叢話烏山
紀談酒譜砂糖譜嗜酒叢陳清百有詩工推鑒韻學古調擊節
續人麻呂事蹟考有明櫻松落葉櫻花論姪娘食忌
古筆帖宋蔭頊言元祿祭札記讀耕書同軍書目錄
綴四十三部百八十二冊其稿本堆積滿架往往釐
正欲成書未竣功士載又愛靜厭煩庭除種花卉有
暇則灌園澗道興屢遊勝地留連忘歸終有志退隱養

閑亦未果文政七年甲申八月十四日病歿享年三
十有七歲葬于六阪田村六地藏寺士載其才過人
稟命不融中通而廢嗚呼惜哉士載有三女養豐田
氏子昌繼配長女為家督頃日長羽子武彦來請得
文勒其墓石余固同好臭味既傷傷其人悲其死故臨
文不得言之不長也

文政八年乙酉春三月

楓軒小宮山昌秀誌

早春寄懷水府小宮山盟臺 雙松友鷗直

來鴻已過又歸鴻，未聽瑤音落奧東。
節早頻濱蠅屐候，心忙叵畢抄書功。
曾遊禰貢吟窗下，偶記編收秘冊中。
爾我胷懷縱寫盡，何如面話挹風融。

莫春之月，楓軒先生設盛宴，飲御諸友，於觀疇
官邸凍軒。此日烟雨眺望，殊為一奇景。提喜可
知，即綴燕詞以奉謝云。

飯村提

先生嚮為寺西封元撰僧幻如碑文，今石川公
勤代書，又為擇良硯彫刻，極精於是乎。有金帛
土儀之贈，先生以其賢勞，猶不敢當之。遂至有

斯設所謂君子謙讓之餘意可以見也公勤懷
其搨碑一本來見示焉則書體一倣柳法筆花
宛然端麗可愛故詩句或及此

畝丘幽景一般奇正是嫩林烟雨時歡意春回珂巷
酒筆花艷發幻如碑舞容何必東山妓勝會尤稱鴈
鵲姿多社從來君子德刺迎諸友燕茅茨

暮春與諸子遊那珂江 三月廿日

春風乘雨霽孤棹謾行舟山水饒詩料古今足勝遊
飲從手勢令量似長川流豈思山陽外酒徒在我儔

和韻

飯村湜

未晴雷後暄風浪不止舟花飛之氣韻尊滿資遨遊
脫屣涉泥濘洗足下清流杯數乘江勢得與酒客傳

登入四間山記

文政乙酉春正月欲上瑞龍山拜先公兆域便道
觀幻如碑兼探玉簾入四間之勝時雪後風寒家人
憐我老而厄行予不欲戾其意而幻如碑不可暫留
且竊謂瑞龍距水戶六十里予少時朝出夕還不敢
為勞今雖老尚堪一行賦詩曰
六十顏齡身尚健山中遶莫雪風寒衰年當勵感
年志跋涉不辭行路難

越以廿有八日早出郭北行濟那河水入枝川過隴
間日漸高四顧無雲翳山徑出煙樹芽萌動春景頗

可人

緩行出郭可春晴草木忻、欲向榮淑氣軟風從
步暖遠山迥樹帶煙輕

市毛村梅花被雪殘

憐尔百花魁惜被霜雪摧猶有節操潔清香襲人
來

女兒教輩著新衣來村粧樸質亦可觀頃日羅漢寺
設戲場使江戶梨園之徒奏妓觀者如堵兒女亦皆
趨焉嗚呼太平樂事可祝可賀無夷舶窺東陸則益
可也田彦村盜明神在昔賊匿叢祠中逐者遂失之

時人以為神所庇護也故有此名儀部村鶴地蔵我
公就國必臂鷹捉鶴為貢而良時時不能得鶴
公憂之侍女祈地蔵而有驗因名之夫以神為捕逃
之主佛為殺生之導者不亦冤哉神德不測佛心圓
滿納污不辭江海之量益知其大也抵太田村鐘聲
報午即一餐而去至瑞龍先訪渡井如水改服虔誠
拜謁諸公瑩如例如水嚮導開碑亭拜義公壽
藏予周環敬視碑面隸書背銘楷字端正古雅可貴
也加之石質堅緻精瑩可鑑其形不加斲削一從自
然既非近山所產又非尋常勒字之石義公遊岡

田村所親得云予雖數拜謁諸瑩未得觀壽藏焉今
因如水拜之不亦幸哉歸路訪諸飼而中而中初稱
傳衛門嘗棲于京師居二條石府邸九年請老而歸
奉命守端龍瑩域其在京師
聖主患目疾萬機之餘暇詔畜小禽觀其翎毛以遵養
其明偶而中所畜福鳥生異種右府奏之詔供
御覽甚稱旨以禁苑所畜福鳥易之右府竊傳
詔賜之而中而中敬拜感銘不堪雀躍畜養以至今
其笈在牀而中指示之近日又產二雛云談話移刻
日將夕辭而中家如水送至薩都宮而別過常福寺

春友宿所屋村逆旅思次兵衛家主人製藥湯使予
輩浴之其方悉冬木天蓼海鹽^鹽三味能治疝氣寸白
等云

廿九日至鍛冶坪吉三郎家觀幻如碑幻如肥前大
村人來居巖城再造釋迦堂教民樹藝及其歿縣令
寺西封元感其志使予記其事建碑勒其文又托予
取石於町屋村故今來檢之石質刻字皆可也延取
路從田間北沿薩都川行左右峯巒連續水流中間
清潔可愛道絕則架棧通之其大略彷彿似岐蘊山
中而稍狹小也唯其山足餘地有民家田園之異耳

平山^村得一蘭若即玉簾寺有觀音堂以水簾得名
至堂後觀之潭水溢於巖上噴激奔湍腰間當石細
碎散亂如白玉如雪花光景娛目幽賞踟躕不忍去
忽思清氏故事口號曰

一泓澗水瀉噴^玩飛雪紛々春更寒百丈垂簾未
捲盡香爐峯外昔時看

出寺右折路窄地高東行數十百步回顧四望諸山
重沓環抱眼下溪流作帶隨流有水田具形尖斜折方皆在石有曲圍其形偏小如
掌如扇如箕如帶蓋山民慤實務本不惰故溪間無
遺地至此東河內村民家于山脚雖不貧又不能

富其地勢然有荒瀧不動稱入四間第一戶寬水如
柱試飲餘滴冷徹胸間又東行高低曲折數里許許而
得入四間舊作入四軒古者有稱關美濃中村三藏
推名和泉鈴不信濃者開壑山間居于此故名焉入
者與之義謂山空窮所也鈴不氏今絕其宅皆存而里
正關氏世其職民皆不之近罹災家皆新造南北相
對而居關氏最大途窮山門不敢入就旁院請先導
是為圓藏院典祀二階堂多門坊居栗崎村遺其徒
守之其嘗香火之盛有二十一院今僅存三院而其二
無人居者圓藏一院也凡入山者收香錢六十四文

吏籍其半修諸堂在昔吏親自檢閱籍登其數今則
年一再至而已圓藏曰例以四月為開山今深雪不
可攀昨日上總人來登山往還甚艱予熟慮之予曰
業已至于此不能則中道而還圓藏聽之誦經暫時
使予輩飲香水少許每人懸湯袋袋圓藏著鞋先行
入門有垢離所瀧口破壞無有水置垢離迦羅不動
銅像有阿彌陀堂晝夜念佛不斷聲戶扉多粘小木
佛是號千體佛修其福者所寄附也有一堂重閣安百
觀音頌廣廠當時常水戶富商皆川所作也其子孫今居
有街者是也其旁石塔累三銅像地藏菩薩大於人

身其規模大抵似高野山而小者也又行數十步有
大日如來堂最廣大倍於前二堂堂上雪半解水涸
至冷徹足心石所入林中有杉老數十株其大皆合抱
交柯雲蔚靈天晦景使人懾驚也行數十步有華表
小祠是薩都明神所遊憩每年一次神輿必至于此
山上有石甕十一月釀酒其中至明年四月十日酌
以供神凡奉祀二十四村有此石釀耳其院有造酒
者神必罰云顧神戒沈湎速辜者乎又行數十步有
石像一軀號三寶亮神先導誦經而去自是上漸高
漸嶮步頗艱喘息甚苦勉強而升杉盡多雜樹又得

一石像稱生塚優婆先導誦經吾輩休足自是而下
則有血池雪深不能往直上絕頂愈高愈峻下瞰深
谷千丈暈眩不能立冰雪沒路滑於苔顛蹶失足則
身為齏粉我年六十徒蹈危嶮好奇之癖悔無及其
勢不可中止可進不可退有寸木出雪則援以為助
無則手壓雪蒲伏而過總身發汗顏面生燭顧二僕
皆然行數十步地稍平始覺幸免有石間水出色如
褚號之御溜迺奧院也左大石峙立右石燈一基水
滴處多古鏡腐敗者先導又誦經予亦伏拜口竊祈
願山靈鎮撫國家降伏異賊既而又進登數十步皆

緣石行其嶮勝於前者萬一仰見峭壁削成不知幾
尋峰巒聳秀巖竇分明中間孕數大石僅側身入稱
之胎內潛行有鐵索紐而下其危不可言導者先下
立中間予脫佩刀授之手取鎖伏石上引足接地如
此者兩次初出竇如再生蘓息蓋危嶮是為第一
攀嶮踏雪涉嶢峭匍匐出胎地漸平初信山中懷
抱犬一時老壯皆兒行

導者曰山高凡八里周回十里而自山門至此五里
其實不及三里歸路頗平無幾出前路前為難者今
覺其易古之君子先難而後易有故哉始勤終怠者

始於難者勤之則其終何怠於易者乎

謝導者經前路至良子村一餐出町屋

至吉三郎家石川公勤在此摺幻如碑交語頃刻去
拜薩都宮明神至太田村日既暝就居停主人鶴屋
與左衛門宿焉明日午後還家此行三日天氣快晴
無風雨身亦不有微恙多幸哉予嘗西遊上富嶽妙
義窮金峯芳野之勝而不細記其事一二錄者亦為
祖龍氏所奪至今思之茫乎如夢寐不能無遺憾故
此行雖近不敢忽焉倦、綴緝瑣碎如此如碑借石川公勤筆
其宿所屋有詩歸後樂之幻如碑借公勤首收第五句

有謙辭令併錄于此

山泉咽石水難平遠嶽近巖氣頓晴甘苦備嘗諳
世味窮通似夢悟人生碑文鐫巧慚書劣塔記格
高覺韻清茅屋燒松紙窓黑村醪淡薄不為醒

歸後三日記
即二月三日也

楓軒小宮山昌秀

人情之常其始於難者勤之則其終何怠於易者乎
下山既午時謝導者經前路至良子村一餐出町屋
至吉三郎家石川公勤在此摺幻如碑交語頃刻去
拜薩都宮明神至太田村日既暝就居傳主人鶴屋
與左衛門宿焉明日午後還家此行三日天氣快晴
無風雨身亦不有微恙多幸哉予嘗西遊上富嶽妙
義窮金峯芳野之勝而不細記其事一二錄者亦為
祖龍氏所奪至今思之茫乎如夢寐不能無遺憾故
此行雖近不敢忽焉倦綴緝瑣碎如此石川公勤筆
其偶作後聯及
宿町屋有詩歸後示之勿如碑借公勤首收第五句

有謙辭今併錄于此

山泉咽石水難平遠嶽近巖氣頓晴甘苦備嘗諳
世味窮通似夢悟人生碑文鐫巧慚書劣塔記格
高覺韻清茅屋燒松紙窓黑村醪淡薄不為醒
歸後三日記即二月三日也
楓軒小宮山昌秀

書清人書簡帖後

北郭大夫善書網羅古帖墨蹟致之座右其餘及舶來
清人之書得其簡牘數張手自裱裝為一帖示予熟
觀之書亦不拙無有一點俗習蓋其出地風氣使然耳
今雖世降人殊猶尚如此孔子曰里仁為美可不擇哉
文政乙酉冬十月

東鑑要目類聚考叙

東鑑不知何人所記蓋其書成於北條氏之時自錄
倉開府八十餘年日錄其行事纖悉碎瑣詞煩而不
殺事細而靡遺然如賴朝死關不錄比企能負和曰
義盛皆目為謀叛實朝欲航海禮佛知死不避難事
皆曖昧不能知其實也顧皆委曲調停為北條氏之
地故多諱避不得審之邪清人朱彝尊有言曰東鑑
所載歲月陰晴必書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
識其小者而已實如彝尊之所言記者復生惡能置
喙哉友鷗丈人讀此書潛思熟考摘要舉目類而聚

之附以其意釐為二卷方始簡約而周盡微者顯隱
者見遂洗發古人眼目於文字之外若使尋尊讀之
改觀必悔前言之失記者亦與榮也有文人未盡彼所
諱者蓋斬新截直搜抉無餘非長者之事也嗚呼此
書可讀之為難但得要為難耳昔人有言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信哉余於此篇不能
無感故書

文政九年丙戌春二月

水戶小宮山昌秀識

新流松田軍用印可再興記

新流

松田軍用武畧製作損益之傳以安藤帶刀直次為
祖直次傳之小幡勘兵衛景憲景憲傳之松田金七
郎秀任秀任傳之橫山勘衛門吉春吉春傳之櫻園
權之介傳高鰭傳高鰭傳之橫山左七政矩政矩傳之久
方忠衛門定明定明傳之吉田伊之介正玲正玲傳
之盛林及立原八曾之允傳國幹傳國幹傳之堀和角之
允。師授相承至今莫失而所謂印可書高鰭傳
之角田善次儀敬及儀敬沒以其書屬小山修理亮
秀明傳在其子修理亮秀晴家盛林與小山氏奕世

通家誼如親戚於是秀晴以其書贈盛林嗚呼自儀
敬沒四十六年今得接先師不傳之遺緒以發明印
可之旨豈不幸乎即興。相議十襲珍重以寶之
今而後將得其人傳之故記其由如此
文政九年丙戌四月 佐野孫兵衛盛林識

繕字、書無所見可疑

昌秀代作

南塘處士墓記

水戶小宮山昌秀撰文

凡人皆有所嗜苟有所嗜必有可觀有可觀必有可
傳也方今天下又晏民私視目含哺鼓腹浴至治
之澤者二百有餘年若有異能之士出其間則各逞
其所嗜是以技巧之妙其可觀者或表出古人無有能及者
也京人南塘自幼嗜畫其他技巧無不兼通者而性
愛山水故有請畫者不遠千里必往應其求水戶城
西勝幢寺主僧曾招南塘畫佛南塘即欣然來受其
出風不歸居勝幢及桂岸寺五六年遂客于富商太
田屋與衛門家與衛門固好畫相得莫逆誼如故舊

親同家人而南或遊歷山水徜徉自適無有定居也
嘗與衛門西遊南塘在下毛之野聞之急尾具後追及任
勢司探京畿南海諸勝而歸具意思相遇如此與衛
門藥舖又在久慈郡太田鄉南塘常往來于此文政
七年十二月三日以病沒年四十九歲即葬于太田
遍照寺與衛門悲其遠遊客死不能歸葬也欲建石
以記其墓使人請曰南塘姓田原氏名秀紀字撫松
父稱利衛門秀友母岡野氏南塘其第五子也學畫
於鶴澤探索不事生產年廿五歲披剃髡首始忘形
骸其後三年來于水戶出入廿有餘年性愛酒喜吹

長笛杯盤之間興到則弄管或誦平語陶然醺醉傍
若無人也顧其人胸中本無風塵氣象故其筆墨皆
自瀟灑可觀顧頴子之章勒石以傳之余固拙文也
不知其人焉能記之然與衛門之志可嘉而其人亦
有可傳者則余雖不文何能忘無言哉余引領北望連山如波濤
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其下鬱然松柏如丘者是太田
之鄉乎與衛門死之日賈區在于此未嘗不教徒有處女墓
處士雖死之日顧頴生之年也處士固愛土風不亡今死葬
于此謂之具志亦可也何惡其遠遊客死不歸葬哉
是處所以忘形骸乃其所以使人不能忘懷也

此帖以行草書之，筆勢跌宕，氣貫注，
 字字相連，如雲從足，如龍行空，
 其神韻之超然，非他書所能及也。

古風評ナキテウズカトナリ也

存誠堂菊池君墓誌

文政九年丙戌夏四月

貴人并大和や評傳相傳り
アキリし既位系人南多枝之人也云々
言保之者沢長等も一葉葉葉ノ各々違上二一様明
當石之文字ノ付添あり既位長篇トモ云々し之等形狀
ニナリしや云々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明樂用し字面ニナリ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ハ大和此方ノ多し存不し太田村ノ人ト云々し之等も書し
コト付思ふに其ノ門葉鋪又在久忌郡太田村ノ人ト云々し之等も書し
ノ別鋪トカ何トカ出店ノ人ト云々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引領ノ字ニ登要ニ云々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ノ様子、お分りナリト云々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人ト同ト云々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治政評ナキニナラズカト云々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之等も書し

如也

存誠堂菊池君墓誌

君姓菊池稱次兵衛初名成章字伯斐後改武貞考
諱比真妣布施氏君仕水戸為新番為人謹慎好學
博涉典籍而性善病屏居不出者十數年庭草不掃
室如縣磬上漏下濕君晏然讀書於其中老益不衰
頗多著述君既與世絕排藜藿往來者不過吾黨數
人身遂以是終文政九年二月廿六日也享年五十
七歲娶鈴木氏生二女其一夭及君疾病也親族相
議以渡邊氏之子克配女為嗣奉柩葬笠原本法
寺先塋之側爵松柏是君之佳城奉祀有人君具

安于此是歲夏四月廿一日友人

楓軒

小宮山昌秀誌

書史譜後

世本不傳讀史者往往苦搜索翠軒先生少時慨于此作史記系譜二卷引證該博考據精詳其源流派別粲然可觀也足以補世本之闕爾後欲涉獵歷史會讀南北諸史隨見隨錄積得數冊既而事務浩繁終不果藏篋底秀頌校先生遺書得閱其書即手寫之而南北譜前後散亂塗抹居多不便觀覽先錄帝系其他諸族比類分割從韻次序之以附史譜之後通前凡七卷他日欲得間以補其闕而予亦老矣恐不能果焉若有後人續之者則幸甚

文政九年丙戌八月

書之

君諱政廣姓日下部朝倉氏稱五郎衛門父諱政名
母谷田部氏明和中賜俸為進物番父致仕号鼎中
君襲其祿二百石歷大番書院番等為留守居物頭
君繼父祖業學印西射法已極其妙門人益多寬政
十一年召至江戸邸拜謁上公公賞其術親賜盃及
茶碗享和元年致仕号孤雲公以勤勞之久賜以白
銀文化元年甲子九月十八日以病卒年八十一葬
于水戸城西常葉村祇園禪寺先塋之側君娶渡邊
宣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次郎即女嫁經島忠貞渡邊

氏沒再娶藤田一孀女田生二男一女長男曰稻母之
助政行次曰藤吉郎次女嫁富田知敏

男政行建

石知何人所記

五郎衛門朝倉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政行幼名稻穗之助水戶世臣也考諱政廣事
詳于其碑妣添田氏及政廣老致事文公命君襲

其祿二百石改稱五郎衛門自進物番三轉為大番

組頭遂擢目附使察檢非違君為人端莊不戲謔世

以為得其人也任職十年賞賜白金百兩初武公

女順姬嫁二條藤公至是其腰臣有闕即以君補之

進班列小姓頭加秩百石通前三百石舉家移京師

居三年君感疾伏枕教訓飛驒報危篤親戚駭奔走

抵京看其病不及以文政七年甲申十二月三日歿

享年五十六歲君娶同村氏生一子大與君不協歸
離昏妾高氏生二男一女長政章稱次郎助次
鐵之助為同族元照子女未笄政章既承家襲祿千
里奉父遺骨歸水戶葬于壽昌山先塋之側建石勒
名請余銘余悲其志不得辭即銘曰
無言不順無色不莊于役三年取終吳鄉歸葬道
遠誰不悲傷招魂千里表斯幽堂
文政九年丙戌星夕
楓軒小宮山昌秀撰文

忠孝不兩全論

忠孝不兩全者此無稽之言也曰孝曰忠名雖二其
實一也夫人反身克誠見善必明則事親之孝可移
以忠於君惟義之所在致命不貳死乎忠不害為孝
死乎孝不失為忠忠孝兩全乃可能也苟能從事
於此豈有不兩全之嫌哉不孝於親而能忠其君不
忠於君而能孝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漢周處宋唐重
輩死節之日皆持是言以別其親其心唯以身死而
養不終為憾故云爾乎而聞者不察則以為忠孝實
難兩全於此遺義忘耻背君辱親之徒蓋亦不鮮吾

是懼焉故今就其跡以明其義唐重父克臣答書云
汝能以死徇國吾含笑入地矣以此推之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誰欲其子非義偷生以辱已則雖日受三
牲之養豈以為悅乎況又聖門之教立身揚名以顯
父母是為大孝能承順父母之心而不傷者次之徒
養其口體而已者未足以為孝也以此觀之則所謂
揚名顯父母及承順其心者二子皆已能之其不能
而所憾者獨其未足以為孝之耳然則可謂之忠孝
而全而謂不兩全者是無稽之言也明矣而二子引
之者孝子之心或固不自滿者耶抑其舉出于促迫

反不自知耶惜其殆誤人也然子路申生之死其意
以為忠為孝而反取譏于萬世遂致其忠孝而不全
者職由反身不誠見善不明故也凡臣子其念哉

伏乞

默葺牧古愚拜

博笑

廣安頃讀讚岐牧古愚忠孝不兩全論曰夫忠孝不
兩全者此無稽之言也曰忠曰孝雖二其實一也廣
安按兩全可最難也君父則可兩全也是忠孝
名雖二其實一也至若不君父不父則雖臣子之
欲兩全可得乎是忠孝之心臣子雖一君與父有變

則焉二也。若宋唐重父克臣汝能以死徇國吾含笑
入地矣。是則父子二而全可得也。平氏政之臣松
田尾張憲秀叛君與豐臣聞白約內應之期次子左
馬助英春號泣固諫憲秀不聽英春竊告氏政請宥
父死氏政不許遂殺憲秀或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
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
起矣然九是之類其人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
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耶蓋當其變熟諫
告諱不聽則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
可乎按此說不可謂兩全告父惡於君者忠而孝廢

矣諫父惡不聽則從父者孝而忠廢矣諫父惡不聽
則不告君而身死則君遭其災害告君身死免一己
之責尤可稱善乎然父見殺則忍全孝不全唯不敵
君而身死免責而已何以爲兩全哉程敏政曰必有
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縣廢
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無過之君則不敢以
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仇是也處變定理蓋不易
此源義朝爲君殺父爲義永世不免人之口舌也英
春不死惜哉得人之譏縱令英春死亦免身責而已
不當全孝之義者是則兩全之爲最難之謂乎猶待

識者之高論

兩宮廣中稿

唐重彭山人少有志累官京兆府兼經畧置制
使金將圍城固守踰旬城陷血戰中流矢死初唐
度不可更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全立義
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
含笑入地矣萬姓統譜

議忠孝不兩全論

忠孝

兩宮端亭讀讚岐牧古愚不兩全論謂忠孝兩全最

難矣如周處唐重則其父而有此子故得兩全焉若

有其父謀逆如松田英春者欲兩全可得耶試令處

議之嗚呼為臣子者誰有不欲忠孝兩全者耶若夫

周處重致死所在而意不嫌故有忠孝不兩全之言

千載之後讀之其志可憫也古愚謂忠孝雖二其實

頗確王暗符歐陽氏之言不其言頗確足以觀其學之

正然以周處唐重為無稽之言者甚矣或曰松田英
春終不能全其孝耶曰在昔大舜父頑母嚚象傲克

識者之高論

兩宮廣中稿

唐重彭山人少有志累官京兆府兼經畧置制
使金將圍城固守踰旬城陷血戰中流矢死初唐
度不可更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全立義
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
含笑入地矣萬姓統譜

議忠孝不兩全論

忠孝

兩宮端亭讀讚岐牧古愚不兩全論謂忠孝兩全最
難矣如周處唐重則其父而有此子故得兩全焉若
有其父謀逆如松田英春者欲兩全可得耶試令處
議之嗚呼為臣子者誰有不欲忠孝兩全者耶若夫
周唐重致死所在而意不嫌故有忠孝不兩全之言
千載之後讀之其志可憫也古愚謂忠孝雖二其實
一也豈有不兩全之理哉其言頗確足以觀其學之
正然以周處唐重為無稽之言者甚矣或曰松田英
春終不能全其孝耶曰在昔大舜父頑母嚚象傲克

詣以孝然又^姦不格曰甚矣言之迂松田憲秀謀逆
事起倉卒英春何暇^姦又^姦不格姦曰弑父與君非
一朝一夕之故蓋此條氏政不道待大臣無禮憲秀
蓄憤之年久終欲洩之圍城之日其怒言怒色有必
不能無者也英春苟知其如此則怡色柔聲以諫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若其父怒而撻之不教
疾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憲秀雖頑豈勿感悟之時哉
孔子曰父有^姦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豈非是之謂哉
常聞平重盛諫父不陷惡及其不可諫則祈神以速
死世間之謂重盛於是乎全其忠孝之節而不謂之
不孝也曰英春不學既往之事悔無及既至此極若

之何得兩全耶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聖人之言也
然其事既如此焉能隱之三諫不聽則號泣隨之禮
經之文也然其事既如此焉能隨之英春失之其初
何能全其終哉朱子嘗論雍^南之^子事曰勢不得已則
以身先之可也烈祖成績引此言新英春之事亦無
餘蘊矣是端^亭所以謂之最難而予所以謂之甚也子
路孔門之賢者夫子嘗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而稱
其學之所造曰升堂許不可奪之節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故及聞衛亂也曰由死矣已不曰其死非義
也古愚貴以及身不誠見善不明何無忌憚之甚程

敏政謂子胥復仇以義不掩親然邵寶凌約言既曰
報費無極足矣鞭平王尸者甚矣予以為得矣按晉
處晉人也作漢周處古愚偶然之失耳
文政九年丙戌秋八月水戶小宮山昌秀學

右稿成後數日讀沈氏左證有論弃疾曰謀人之父
而告其子危道也伐國不問仁人弃疾之品可想矣
是時弃疾洩其謀則君危秘其謀則父死胡不因王
之泣也亦泣怨焉或許其出奔或許其還政以自新
二必得一焉仍退而泣諫其父使致令尹遂觀起席
藁以聽於朝可也三諫不聽則移其後日之縊而畢
命于親前子南未必不悟楚子未必不憐也哀哉弃
疾無術以處之而父子胥斃令人惘然據此言知我
亦無大慙幸哉丙戌九月四日

又按五代史唐家人傳論忠孝不兩全忠矣可併

見

